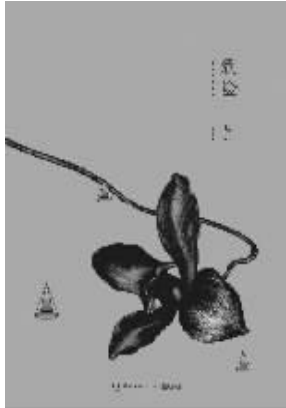


许璟楠想看看强效安眠药的主人

1

陈幻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内容简介

多年前一个意外,令他们纠缠至深,又注定永远隔离。不速之客的出现,意外击碎了封冻的冰川。面对不可能实现的沟通,他们被逼向最荒唐的选择。为了在一起,必须分离。能打破僵局的就是危险,是危险让他复活。一个悬疑故事的外壳下,被层层悖论包裹的现代生活。婚外恋,暗恋,心灵的控制与解脱,谜中谜……每一步选择都看似合理,组成的竟是一幅最荒诞的画。谜底揭开的同时,展示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相遇和错过。

黄晓阳 冷海著
中国言实出版社友情提供

内容简介

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京西胭脂铺毁于一旦,一家数十口死于非命。幸存者晁信义立志重建京西胭脂铺,并与对手王记胭脂坊竞争皇室专供权。正当京西胭脂铺和王记胭脂坊斗得难分难解之时,西洋资本和东洋资本悄然崛起。面对内忧外患,晁王两家决定摒弃前嫌,联手御敌,共度时艰。岂料卢沟桥一声炮响,揭开了日本人苦苦布局五十余年的真实面目,两个民族品牌,和整个民族一道陷入危亡绝境……

上期回顾

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老佛爷跑了,京西胭脂铺掌柜晁子霖不肯走。

悬疑小说

序幕

窗帘能打开吗?说话的高个子警察站在落地窗前,敲了敲玻璃。他转身看了看那个一言不发的问话对象,这幢别墅的女主人。“姜燕是吧?是这样,有人报案,说你爱人张铭失踪了。你爱人的妹妹,张颖,说十几天联系不上她哥,还说她定在圣诞节的画展也取消了。她怀疑……她哥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你爱人在哪儿?”沉默中,姜燕手颤抖着把巧克力盒子护在手里。

他把目光再次投向姜燕。“如果你爱人确系失踪,我们也会帮你找到他。问题是,我们得先确认他是否真失踪了。”姜燕推开椅子站起来,说出今天的第一句话。“你们的意思是我杀了他?”“我只是问你,张铭现在人在哪儿。”姜燕不再回答,过去打开了他们进来时的大门。

1. 许璟楠第一次看见海是在青岛。到达时正是黄昏,夕阳西下。“好个地中海风格。”进了宾馆房间,她把行李箱踢进梳妆台下面。“你也听见了,海景房要留给这次来参加活动的艺术家,怎么可能留给我们!”刘欣在过道摊开行李:“我这样的小记者,能给我分独立的一间房就够不错了。”

许璟楠看着乏善可陈的房间。茶几上,两页打印纸。一张是这几天艺术节的行程安排,另一张是嘉宾及媒体人员名单。房间座机响了,宾馆前台打来问她们是否愿意换到1405房,那是一间海景房。许璟楠一时脑子发蒙:“要加多少钱?”“不用加钱,是1405房间的客人主动提出想和你们换房。”

1405房门开着,门口抵着一只灰色的行李箱。

一脸狐疑的刘欣跟着许璟楠走到门口,迎面一整扇落地窗,黄昏的海景优美地展开,一个男人背身站在窗前。对方转过身来,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。“门卡在桌上,你们的呢?”他走近几步,目光快速从许璟楠脸上扫过。“您确定换吗?”刘欣掏出门卡。男人终于露出笑容,“刚才在大堂,听见你们想换房。”

许璟楠问道:“为什么跟我们换?”“我喜欢安静的房间。”

“这房子吵吗?”男人走后,许璟楠问刘欣。屋内隔音相当好,关上门几乎听不到什么杂音。

2. “你的电话?”坐在茶几对面的女人看着姜燕。姜燕的心脏猛地收缩,从包里取出手机,还是那个号。她把电话调成静音,放回包里。

“姜小姐平时喜欢做什么?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喝咖啡聊聊天。咱们这个年纪的女人,要对自己好一点……”台湾女人把茶推到姜燕面前。“咱们”在姜燕听来可真是别扭。显然把她也归入了应当享受生活的贵妇人之列。也难怪,来这里买别墅的,至少也是中产以上。只可惜,姜燕很难跟她“咱们”得起来。

“你这样,我没法子搬进来。”姜燕不想再浪费时间,希望台湾女人把后院的一棵3米多高的树赶快移走。台湾女人干笑着,最后勉强答应可以修剪一些树枝。

从邻居家出来,姜燕一路都在想那通电话。对方第一次打来是一个多月前,之后每隔几天就会打。

暮色里的新家,空荡荡,什么家具都没有。张铭走了有几天了?她突

然想起。两天不联系,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,这在他们十三年的婚姻生活里还是头一回。他是跟她吵完架才决定去青岛的。她本来就嘴笨,可怜巴巴挤出几句话后,发现那并不是她想说的。后来她都要崩溃了,只能做出那样的举动来。尽管他是被自己吓跑了,她倒也没想象中难受。只是她不得不找很多琐事来打岔,比如这个新别墅。

买房是她全部乐趣。她大部分时候不太舍得花钱,坚持在家做饭,不请钟点工,很少买昂贵的衣服。从他们几年前回国开始,她就不停地用张铭画画赚来的钱在各处购置房产。房子买了几天就升值了,姜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凝神中,手机再次响起,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发出回响。意料之中,还是刚才那个号码。她盯着那串闪烁的挑衅般的数字,终于下了决心,再响一声,她就接。

3. “抱歉,来晚了。”张铭比约定的采访时间晚了半个小时。这是第二天下午。“张老师!”刘欣笑着迎上去,“您来啦!中午聚餐的时候人太多,没找着机会感谢您……”

“你们刚才在聊什么?”张铭打断她,似乎认为换房的事不值一提。

刘欣下午约了这个画家在咖啡馆做采访。刘欣很好奇,此人回国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,行踪一直低调神秘,为什么这次这么痛快答应了采访?许璟楠跟着一起来了,因为她发现房间里有一盒强效安眠药,谁会在短期旅行的途中携带这种药呢?有段时间的她,也曾靠这种药才能睡着。她想看看这盒药的主人。

许璟楠在不远处找了个沙发坐

下,采访开始。有几次她看向他的时候,他的目光已经在那里了,像辨认什么东西似的也远远注视着,每一次都让她觉着浑身发麻,换房的原因也跟着变得模糊。

许璟楠实在看不下去了,起身到外面木板搭建的平台上看海。没站多久,有人来到了她身边。她不太意外。“中午聚餐没看见你。睡得不错?”很明显张铭想说句俏皮话,紧张的口气却一点也不俏皮。“多谢你的海景房,的确很舒服。”许璟楠说道,那个角度刚好可以看见他脸上那道疤。

几小时前,张铭还在宾馆卫生间里手忙脚乱对付着出血的下巴。如果不是和姜燕爆发了那场尴尬的争执,他万万不会来。她平时再怎么生气也不会乱摔东西,这回他最爱的非洲木雕被从三楼直接扔到了一楼。

“你名字里有‘璟’字,”张铭先开口了,“是什么意思?”“谁告诉你的?”不知是不是和她心里那个不愿承认的预期合上了,甚至是超过了……“你是不是落了什么东西?”她调转话题。“什么东西?”张铭把身体转向她。这时刘欣走了过来:“张老师,我刚在厕所里想起来,还少一块没聊……”

“先这样吧,”张铭打断她:“我今天回答的问题,比一辈子都多了。”

这突然的转变,连刘欣都没法接下去。冷场几秒钟后,张铭向身旁的许璟楠点点头,嘴角浮现出一个堪称温暖的笑容,快步走出咖啡厅。

刚走到太阳地里,张铭就打定了主意,这件事只能到此为止。再好,再美,再容易,也只能到此为止。

王记胭脂坊的少爷王家栋也决定不走 2

传奇故事

十几个,在后院生产和前店经营的工人加起来已经近百人。

京城素有“东富西贵,南贫北贱”之说,京西城区是大量王公贵族聚集的地方,富庶繁华。城西三里河一带的昌延里,因经营化妆品而闻名。昌延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里弄,一百多年前,还只是京城的边缘,因为化妆品在此聚集,渐渐成了规模,形成了今天这条全长一里多的商铺街。

京西胭脂铺是最早的商铺,所占位置最佳,铺面也最是气宇轩昂。整个京西胭脂铺共分为三部分,中间三进的四合院是晁家的居所;四合院后面是京西胭脂铺的工厂区,既安置工人住宿,也作为生产车间;正面则是最重要的门面,店宽三十米,装修富丽堂皇,集中了中国皇家建筑和徽派建筑的优势。门楼的顶上悬挂着京西胭脂铺的金匾,可是大有来历,那是乾隆皇帝的御笔。

乾隆帝在位的时候,晁王两家为了将对方挤出皇宫,各自使尽手段。如此一来,乾隆帝的后宫也形成了两派,彼此明争暗斗。乾隆帝知道后,决定今后只采购一家的胭脂,到底哪一家,由后宫佳丽们使用后投票解决。最后的结果,晁记比王记多出两票,皇宫的胭脂供应便落到了晁家。

本来,按照乾隆帝的意思,专卖权每隔几年就重新竞争一次。可是,失去专卖权的王记为了夺回失地,在宫里大量行贿,希望通过官的太监影响他们的主子。晁记得知此事后,同样拿出一大笔钱,买通了其中一个太监,举报了此事。乾隆帝龙颜大怒,处理了几个太监。为了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事件,御笔题写了“京西胭脂铺”五个字。

从此,晁记胭脂坊正式定名为京西胭脂铺,也就成了皇宫御用商家。

两家暗中较劲,历时几代人,王家做梦都想超过晁家,成为第一。可惜事与愿违,无论王家怎么努力,明面暗面的手段都使上,总被晁家那块御赐金匾压着,无法翻身。这是王家的心头之痛,历时百年。此外,王家还有第二痛,那就是王家人丁不旺,已经四代单传。王兴业先后娶过六房太太,前面三房均已过世,第四房跟人跑了,第五房因为肚皮不争气被王兴业休回了娘家。第六房进门时,王兴业已经过了天命之年。所以王兴业早早就为独子王家栋娶了妻,希望在自己这里实现不了的梦,能够应在儿子身上。

王家栋娶第一房时,只有十五岁,发妻李氏十九岁。

王兴业之所以在儿子十五岁时让他成亲,有两个原因。王兴业急于抱孙子,想让王家栋替王家多生几个孙子,是明面上的原因,还有一个暗面的原因:王家栋爱上了京西胭脂铺的晁灵珊。

王记胭脂坊和京西胭脂铺虽然世代仇家,可毕竟同住一条街,两家的孩子从小一起玩,一起上私塾读书,又门当户对,情窦初开不是家法规矩所能阻隔的。晁灵珊是晁子霖最小的妹妹,同父异母。如果说王兴业和晁子霖算是同辈的话,晁灵珊就应该是王家栋的长辈。可偏偏两个人的年龄相近,晁灵珊只比王家栋大三岁。

王兴业一发现这个苗头,立即采取了措施,两个月之内便把李氏娶进了门。

后来,传来晁家替晁灵珊定亲的消息。晁家有一个习惯,通常把自家的女儿嫁给京西胭脂铺的年轻技师,他们用这种办法保证年轻并且出色的技师对晁家的忠诚。晁灵珊也没有脱离这一命运,她被许给了店里的技师吴刚。听到这个消息,王兴业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,之后又陆续替儿子娶了二房周氏、三房叶氏,也就是奶妈的女儿叶小芸。

一转眼数年过去,如今八国联军入侵,晁家决定不走,王家却还没想好。

“王家的家业就要败在我的手上了,我对不起王家的列祖列宗啊!我这把老骨头,是埋不进祖坟了……”王兴业一声长叹,颓然倒在太师椅子上:“家栋,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人,如今,满大街都是洋兵要打进京城的消息,还在说洋兵野蛮成性,杀人眨眨眼……”王家栋明白他的意思,微微一笑,平静地说:“爹大可放心,洋兵烧杀掳掠不假,但会听命令,也要看抢掠的对象,我保证,就是洋兵打进京城,王记胭脂坊也会安然无恙。”王家栋继续安慰父亲:“爹,您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。以前,您一直后让我去留学,这一回啊,我懂洋人礼节,还有那么多洋人朋友,洋人不会害我们的。”

王兴业又问:“晁家呢?他们有什么动静?”“没动静。”王家栋说。

王兴业似乎不信:“一点动静都没有?”王家栋摆了摆手。

“这个晁子霖,真沉得住气啊!”王兴业喝了一口酒,把酒杯放下,说:“这样的人才能成事儿,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,才是我们王家的心腹大患。”